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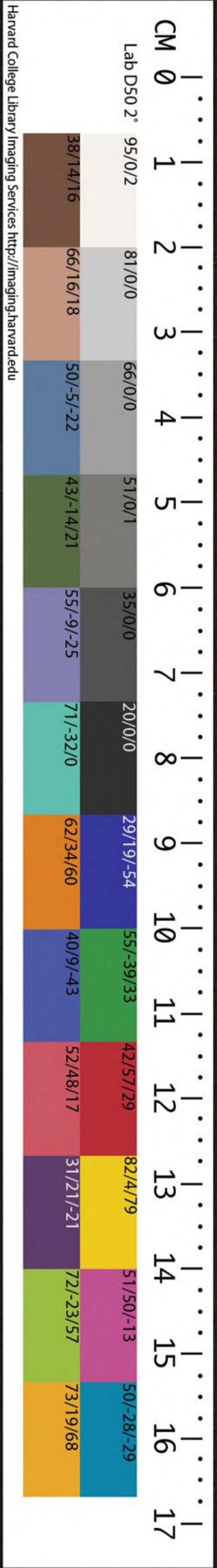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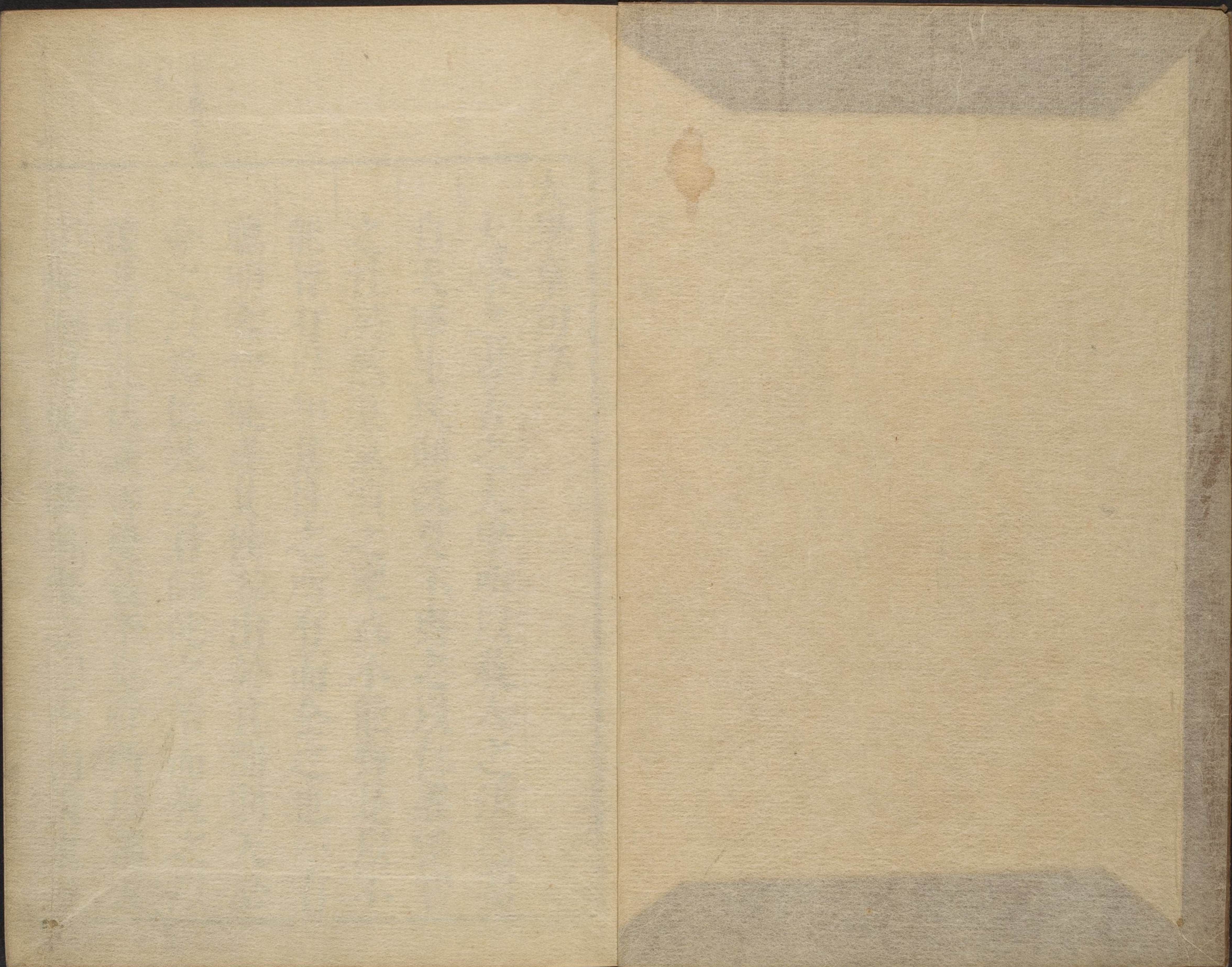
T855/1321(14)

四書大全辨

一  
大學

四





大學章句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自天降生民既莫不與之知仁義禮智

之性也然其不能皆善也一氣稟賦以不

能齊也其所以不能齊者存心之不同也

存心之不同者其所以不能齊者存心之

不同也存心之不同者其所以不能齊者

存心之不同也存心之不同者其所以不

能齊者存心之不同也存心之不同者其

大學章句序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麻谷藏書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  
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  
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  
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  
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  
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  
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  
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

治平聲下治  
八同

吳上夫一聲  
掃去聲

過音約

六音扶

術即法也

新安陳氏曰  
上言學校施

教之法此言  
身爲立教

二本

分去聲下同

顏杜回反音  
魁

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

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

以去聲

曲禮少儀未

知果出孔子

之前否

沃音閱

解上聲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  
 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  
 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  
 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  
 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  
 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  
 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夫音扶塞先  
 則反下同

盲眉庚反否  
 部鄙反沈俗  
 作沉非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  
 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  
 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  
 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  
 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  
 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  
 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  
 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為去聲

傳去聲

復扶又反

與去聲

輯音集聞如  
字

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  
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  
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  
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  
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  
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  
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  
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

甲子新安朱熹序

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  
是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  
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  
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  
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  
性之本體

新安陳氏曰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若有恒性六經言性自此始謂天降生民  
而與之以性亦本書之意而言

程氏復心曰氣出於天性亦命於天性是  
這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只一般氣  
便有不一齊氣是初稟底質是成形了底

朱子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  
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  
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

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古者教法禮樂  
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  
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

性氣質三項  
獨此條分析  
甚明

野好又反

同去聲

為去聲

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情性  
鄱陽齊氏曰灑掃內則所謂雞初鳴灑掃室堂及庭曲禮所謂為長者糞加帚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扱之之類是也應對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劔辟咎詔之則揜口而對之類是也進退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慎齊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之類是也禮習於度數之節文所以教之中也樂明於聲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也射法一車乘四馬御者執轡否以觀德行御法一車乘四馬御者執轡立於車上欲調習不失驅馳之正也書書字之體可以見心畫數算數之法可以盡物變周禮大司徒所以教萬民而賓興之者始以六德繼以六行後及於六藝非八

歲以上者所能盡究其事不過使曉其名物而已故上六者言節有品節存焉下六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也非其事也  
勿軒熊氏曰大戴記保傅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注曰小學為庠門一作虎闈大學在王宮之東束髮謂成童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也按年數互有不同而朱子獨以白虎通為斷  
或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吉禮十有二一禮祀二實柴三禋燎四血祭五狸沈六鬻辜七肆獻八饋食九祠十禴十一嘗十二烝凶禮五一喪二荒三甲四禴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遇五會六同七問八視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四役五封嘉禮六一饋食二昏冠三賓射四饗燕五版

柴當作柴說  
文燒柴燎以  
祭天神書詩  
當作柴誤



膳六慶賀。○六樂一。雲門。黃帝樂一。云堯  
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  
神二。咸池。皆黃帝樂亦云堯樂象池水周  
徧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大磬舜  
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  
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四大夏禹樂夏大也。以其大  
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  
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護也。湯寬  
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  
六大。武。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鍾布牧野  
之陣歸以大濩無射。○五射。一。白。矢。言矢  
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參。連。言前放一矢  
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剡。注謂羽頭高鏃  
低而去剡剡然也。四。襄。尺。襄俗作衰周禮  
釋文音讓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  
一尺而退也。五。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字  
之容儀也。○五御。一。鳴。和。鸞。和。鸞。皆鈴也。

和

金舌

行

木。駕。馬。者。曰。車。式。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仗。  
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  
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若車速則不相應  
遲則不響又雜然都響皆不今節奏二逐  
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  
也。鳴。和。鸞。者。御。之。常。逐。水。曲。者。御。之。變。三。  
過。君。表。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為。門。裘。纏  
質。以。為。轅。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過  
君。表。即。褐。纏。旃。是。也。轅。音。擊。與。臬。同。四。舞  
交。衢。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  
節。如。箇。十。字。街。頭。模。樣。若。轉。過。這。一。邊。則  
須。要。轉。得。合。舞。底。節。奏。五。逐。禽。左。謂。御。驅  
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  
若。禽。在。右。邊。須。要。當。得。過。左。邊。以。就。主。人  
之。射。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臆。而。射  
之。達。於。右。臆。為。上。殺。是。也。臆。飄。上。聲。脇。後

禮大磬祀四

象古字作椽

處事一作指

事

諧古字作齧

諧聲一作形

聲因其形之

同而知為是

類因其聲之

異而知為是

物是義故曰

形聲

九章算術周

公作

衰分一作差

分

一作均輸五

方程六例要

七

髀前肉也。膈髀同。膊前肉也。○六書一。象形。謂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凡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有形者皆可象。如日月字是象形之類。亦有象形兼會意。諧聲者。二。會意。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中心為忠。如心為恕。之類。會合人意也。如後字從彳從心。從又。即三體會意也。三。轉注。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即老之類。四。處事。謂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也。五。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工與江皆從經。堅可河。雖反異而音亦近。疏曰。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娑婆之類。是上聲下形。團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闡闡是上聲下形。團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闡闡衡銜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

也。詳見許慎說文六書本義。○九數一。十。此以御田疇界域。即今丈量田地畝角之法。一粟布以御交質。變易粟是米。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糴得多少穀之類。交是買賣。質是典約。變易是撞換。三。衰分。以御貴賤。廩稅。此是理會官員俸祿多少之法。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類。廩謂廩祿。稅謂采地所收之稅。四。少廣。以御積器。方圓謂采地所收之稅。四。少廣。以御積器。方圓積器。如今倉然。積米其中。外。面。遮。蔽。了。方圓。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稅務中。用此法。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錐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算。各其多少。五。商功。以御工程。積實。商。其。工程。有法也。五。商功。以御工程。積實。商。其。工程。如打土論方子。打。算。一。方。土。便。會。計。得。合。用。幾。多。人。工。如。做。屋。亦。可。算。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工。之。類。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勞。是。力。費。是。裹。足。如。自。某。處。到。某。處。用。力。幾。何。裹。足。幾。何。

盈胸一作盈  
不足

四書大全卷之九 大學章句序

之類七。盈胸以御隱。雜互見。盈是多。胸是  
少數之顯者。可見隱者。不可見。至於雜則  
尤不可見。由見顯者。以推其隱。如人有財  
物。失去一半。或大半。或小半。失物者。道多  
無可考究。隱雜互見。是因其所存。以驗其  
所失之多。少。八。方。程。以御錯。揉。正。員。今。作  
層者。用此法。謂如算錢。逐件除下。零細底  
絕長補短。奏得齊整。便好算。如一年十二  
月。有月大。月小。日子不齊。便將閏月來補  
奏。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辰之行。不  
同。却要算箇行之會。却相合。九。勾。股。以御  
高深。廣遠。橫為勾。直為股。斜為弦。三者可  
互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  
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路之遠。可以  
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勾股之術。如今木  
匠。曲尺。尺頭為勾。尺稍為股。尺頭與尺稍  
盡處。相去為弦。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

目之詳。朱子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  
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凡人  
為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至善。及明明德  
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  
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  
之所學。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  
自聖學不傳。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所求  
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  
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昧學者之事。愈勤。而  
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  
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問異端。何以  
高而無實。朱子曰。吾儒便著讀書。逐一就  
事物上。理會道理。異端便都掃却。只恁地  
空空寂寂。便道事都了。若將些子事付之  
便。都及奈何。  
雲峯胡氏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  
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所以高  
而無實。

四書大全卷之九 大學章句序

張氏師曾曰俗儒用功過勤而昧於道異  
端寓意高遠而離乎中權謀術數如縱橫  
識緯百家衆技如農圃醫卜  
吳氏澂曰儒者之學分而為三秦漢以前  
則然矣異端不與焉有記誦之學漢鄭康  
成宋劉原父之類是也  
有詞章之學唐韓  
退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  
有儒者之學  
孟子而下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  
程氏復心曰大學一篇序意終始推本治  
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王  
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之此聖學之修廢  
王道之隆污皆視此三者如何爾  
新安陳氏曰此序分六節精義尤在第二  
節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  
其性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綱領  
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  
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  
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首釋明明

此教內亦有

德亦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與此序凡四致  
意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性  
復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有在格物致  
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修身  
以力於行而已讀此序此書者其以知性  
之所有與復其性初為要領以知行為工

夫而融貫其旨云

虛齋蔡氏曰此序作四大節看大學之書  
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為第一節蓋  
此一句乃此一序之大旨自蓋自天降至  
非後世之所能及為第二節乃備言古者  
教人之法而兼小學在其中自及周之衰  
至作為傳義以發其意為第三節乃言大  
學之書所由作也自及孟子沒至篇末為  
第四節則言章句之所由述也各節皆有  
開闔其末兩節開闔意亦如孟子一治一  
亂章每敘生民之害而歸功於禹周公孔  
子及已之所以辯揚墨者學者詳之愚此

說與東陽及新安之說不同。姑私記於此。覽者其擇焉。○愚謂看大學序不但可以知大學一書之興廢始末。凡人倫之所以盛衰風俗之所以隆汙家國天下之所以安危理亂古之所以爲古而後之所以不。如古者大要皆可得而知矣。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是書豈不傳於世。世自莫用其書耳。

讀大學法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翫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

易去聲

如此泥看語孟却欠通

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  
一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  
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  
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修身。身之所以  
修。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  
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  
先須格物。

芑山張氏曰。立言最嫌偏空。謂看大學與  
看語孟不同。尚本甚悖。至云語孟中只一  
項事。是一箇道理。則非也。蓋語孟隨事問  
答。雖只是一項事。道理未嘗不貫通。即如

孟子只就仁義上說道理。而親親長長平  
天下。謹庠序在其中。孔子答顏淵。只就克  
己復禮上說道理。而為邦制禮作樂。三代  
治法在其中。所謂一以貫之者也。朱子泥  
定道理。只是這一項。則參乎一貫章亦只  
是說得一箇道理。安可謂之得一。而萬畢  
就事上看。一項是一項。此不能通彼。若論  
理處處可以相通。在學者類推之耳。

大學是為學綱目。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  
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  
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  
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今且熟讀大學作閒架。却以他書填補

去。○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芑山張氏曰。朱子嘗言學者若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它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此處又言當先讀大學。通得大學。方可去看它經。前後矛盾如此。學者將先讀大學乎。抑先讀語孟乎。愚謂先讀大學之說是。

又曰。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思。便看前頭亦難。

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口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

芑山張氏曰。讀大學須逐節尋思。看出聖賢義理。徒讀何益。若不尋思。雖一日讀百

遍究竟不曾讀。學者合後段熟讀精思。暗誦默思等語。觀之便識得讀法精細處。只說伊吾是讀非也。

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

芭山張氏曰。讀大學不是看熟便了。此中有許多體認工夫。在若僅看得熟。塾師蒙童。章句皆爛熟。胸中到底不曉得分毫道理。如何說後來看熟便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況如此去做。不如此做。自不得。這便是身體力行的工夫。豈看熟大學便一

蹴到這地位。朱子此說可疑。卓菴張氏曰。朱子云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數如何字。正是尋思義理處。但恐學者徒泥上文。一日讀一遍之說。而不察下文。所以讀之之意。則誤人不小。芭山非專駁朱子正發所未暢耳。

讀法類如此。非獨讀大學為然。屬音燭。

著階略反下。同。

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大學為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却不妨。○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大學稍通。正好著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



此  
讀定書皆如  
此

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閒讀漸多。自通貫他書。自著不得多工夫。○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

此  
讀定書皆如  
此

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他。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他。實著。誠意亦然。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

益也。○讀大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好善惡惡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

朱子於大學  
雖分章句却  
尚有未透處

書。

又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說。而今有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看。

陳氏曰。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只直按他現成的熟就裏面看意思滋味。便見得無窮義理出。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

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乃註腳之註腳。○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准備學者爲他設疑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個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解意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



徑然以為至  
捷則可以為  
至徑則非也

程子曰親當  
作新

說到應事方  
見有體有用

章句只說得  
學古人的明  
明德不曾說  
聖人明明德  
此處明明德  
通上下言聖  
人之明明德  
克明顧諟緝  
熙是也

朱子曰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  
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庸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  
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  
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德清許氏曰謂為人德之門則可專屬  
初學則不可明新止至善自古及今學  
者終身體究不能至豈初學入德在此  
而又有身體究不能至德要道出於其  
論孟隨時立教中庸與大學無二故愚  
以為學庸二篇竝孔門傳道之書也  
芑山張氏曰大學語孟各有微妙非獨  
中庸為然須識六經同歸之意讀大學  
雖定規模却不是空殼子寓根本在內

###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

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

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

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

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

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

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

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

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或曰大學是聖賢繼天立極體用兼該之學非對小子之學而言亦非謂列國諸侯之人皆入成均辟廡天子之學而謂之大學也湛其泉泥朱子大學序謂大學即國學謬甚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問明德是心是性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

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靈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更說具乘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其中又却實而不為虛其言的確渾圓無可破綻處○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明德謂本有此明德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明底物緣為塵昏

虛則自然靈  
分貼具理應  
事非是

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  
王溪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  
靈者心之感。心猶鑑也。虛猶空。明猶  
鑑之照。不昧申言其明也。虛則明存於中。  
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具衆理。惟靈故應  
萬事。  
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  
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有時。而昏然雖  
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  
雙峯饒氏曰。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  
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  
繼續之。使無時不明。  
新安陳氏曰。常人於明德之發見。隨發隨  
泯。學者於明德發見處。當體認而充廣之。  
所謂遂明之也。氣拘物蔽。則明者昏。而初  
者失。致其明之之功。以變化其氣質。則昏  
者明。而初者復。  
虛齋蔡氏曰。大學第一字是明字。明字第

一義是虛字。德之所以為明者。盡於此。所  
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虛也。所謂無  
思無為。寂然不動者。虛也。所謂戒慎不睹。  
恐懼不聞者。存此虛也。所謂發而中節者。  
不過虛以應之而已。所謂定之以中正仁  
義。主靜立人極者。亦不過充此心體之虛  
而已。蓋虛則自然靈。所謂聰明睿智皆由  
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者也。所謂充擴得去。  
則天地變化。草木蕃者。也。  
芑山張氏曰。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總  
見明德體用兼該處。非虛靈不昧為明。具  
衆理。應萬事為德也。看大註以字而字者。  
也。字可見存疑。云靈本於虛。具則能應。是  
一。串事。其論自確。洵饒黃氏云。具衆理。是  
虛。應萬事。是靈。王溪盧氏云。惟虛故具衆  
理。惟靈故應萬事。吳氏程云。虛靈不昧。釋  
明字。具衆理。應萬事。釋德字。皆失却章句  
渾淪語意。明德二字。凡分析看者。皆非。

法民不是明  
明德外別有  
工夫玉溪說  
是

玉溪盧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

朱子曰。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裏自家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一未

能止善自善自我。趙氏曰。經言至善。雖若近指事物當然之理。而明德新民推其至善之理。是即天命之性。而道之大原。大本固已涵蓄該貫於

其中。朱子曰。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意所為。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

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固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到服之事。須是到當然之

則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問明明德是白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則

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則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

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可

極好處。○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

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

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一

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安

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勿軒熊氏曰。明德二字。出堯典。明德新民

並言。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稷。至善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道。自始學言之。則

謂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所授。非苟言也。

黃氏洵饒曰。明明德兼知行言。新民全體太極止於至善。一物一太極理至此無所

勞來何本  
是放勳曰此  
言孟子所謂  
者以孟子引  
放勳語故云

至善如何偏  
屬始學言



增損謂之至善。卓菴張氏曰：三在字一氣讀。有漸次而無淺深。合三句方是大學之道。看明明德於天下。新。民。即。明。德。中。事。初。無。兩。層。章。句。乃。謂。又。當。推。以。及。人。便。似。新。民。在。明。德。之。外。與。經。意。不。合。止。至。善。只。是。隨。事。當。理。無。差。謬。耳。本。無。定。體。何。有。於。遷。必。謂。至。於。是。而。不。遷。則。膠。固。不。通。矣。小。註。云。仁。亦。多。般。須。隨。處。看。如。這。事。如。此。是。仁。那。事。如。彼。亦。是。仁。安。在。其。不。遷。乎。且。明。新。一。大。學。也。初。非。對。待。章。句。乃。曰。皆。當。止。於。至。善。則。是。岐。明。新。為。二。矣。不。知。民。德。未。新。即。已。德。未。明。言。大。學。者。首。指。明。德。儼。然。萬。物。皆。備。於。我。之。意。章。句。必。以。三。者。並。稱。綱。領。何。綱。領。之。多。乎。愚。於。或。問。中。辯。之。頗。詳。復。識。其。略。於。此。○。因。其。所。發。四。字。宜。說。孩。提。之。愛。敬。小。人。之。揜。著。皆。性。體。呈。露。處。學。者。從。此。推。廣。之。思。過。半。矣。

劉靖所云大學猶今之國學但其論議與明新互相發故錄之

此亦寓新民作用要須自朝廷躬行始

惟適張氏曰：宋孝宗時以劉洪為翰林學士。上言世儒多言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於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者。愚按明理正心。莫備於大學。洪能以此入告。可謂知本。非特明漢高之誣而已。又魏文帝時。劉靖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大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其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國子教。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大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遊。不禁自息。

矣。弘闡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按靖論大學。以崇德。修行爲儒訓之本。既與經文明明德合。又謂弘化來遠。皆從太學中出。尤見古人學問經術同源處。後世有意大學者。由靖言推行之。庶聖經不爲空文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

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

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朱子曰。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

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裁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處在那裏。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安而后能慮。慮是思之精審。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還。能處得事否。人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雲峯胡氏曰。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新安陳氏曰。明德新民。所以得止於至善之由。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蓋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即物格而知至也。

孔穎達疏云。覆說止至善之事。知止前一步。尚有工夫。格物致知是也。此節俱就見。或地位而言。

此節俱就見。或地位而言。

下文致知知至之知字已張本於此。虛齋蔡氏曰知止物格知至也能得意誠以下之事也。

或曰此節蓋格致後地位而誠正修齊治平一以貫之者也不必分明新亦不必單屬明德定靜安正在日涉天下國家之故此心不亂處說慮尤天下國家所以待理者易之極深研幾書之以義制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若說心學無與於人便有體無用便不是大學。○知止如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總是見得到不為他端所搖奪。若見不到則明德中有老佛新民中有霸術岐路甚多如何能定心豈不動。但不妄動耳。此中不涉禪寂心有主在動亦靜。小註吳季子云涂轍專一工夫簡易心不期清而自清事不期省而自省可謂善言靜矣安與書之安女止孔子之恭而安孟子之居之安安字例看皆從容暇

裕之意慮謂處事精詳人皆疑處事似粗然深言之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事也。一部易理亦只是處事精詳就處事說亦可。能得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境界是大學盡頭處却要見能得總承上文遞說至此單承慮字說者非。

或曰學者既知得明新切要工夫此理源源不窮明新之事終身無歇息處非如禪宗一了百了之說定靜等須就日用事物說大小微顯並見方與明新格致等相合。專言空悟涉二氏糟粕者非。卓菴張氏曰此節以知止能得為主非知無以為得之基非得亦無以成知之用。定靜安慮則知止後所由適於得之路也。章句兩言心志不別贅身理等字最是。小註身心理分屬定靜安慮者非。○知字非汎即明德發見處此內有格物工夫在到得知止距至善已不遠人但知之未真故多

明新便屬事  
矣可謂物乎

玉溪此條首  
數句仍泥結  
上今皆刪之  
此大全辯去  
取小註不荷  
處讀者可以  
類推

艱危。若真知其當為而為之。未有不  
也。朱子小註謂知止又是知有這道理看  
知字甚輕。則止至善工夫亦大容易。而所  
謂格物致知者。豈不多事。○知止是止善  
之由。格物乃致知之本。明明德工夫只在  
格物。

###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

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玉溪盧氏曰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  
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不特結上兩  
節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

姚江王氏曰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其說亦  
未為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為兩物夫木之  
幹謂之本木之梢為之末惟其一物是以

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已為兩物矣。又何  
可言本末乎。先儒之說蓋不知明德新民  
本一事而認為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  
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也。  
惟適張氏曰。本末終始特為先後二字而  
設。章句分屬明德新民知止能得殊誤。蓋  
明德新民止至善可以先後次第言不可  
以本末終始分也。民有不新終是己德未  
明。豈有天下未平。但求吾正心誠意而止  
者。以此推之。謂新民為明德之末者非也。  
裁知止便有得意到能得時。仍是知止非  
得後又別有知。謂能得為知止之終。又非  
也。愚意此節乃汎論事物非結上兩節之  
意。蓋經文只欲推出格物二字為明明德  
下手工夫。恐人不知先後。姑借事物明之。  
若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而明明德工夫  
獨無先後乎。知得先後則循序有常。自無  
凌節逆施之病。所謂以旁喻釋正理也。舊

說皆重講本末終始。而於先後二字輕行。遞過甚。非經文之意。且以下二節先后字。照之。益知所重在此。不在彼也。中洲金氏曰。此節主起下說。身心意知。所謂本也。家國天下。所謂末也。迄乎治平。所謂終也。起於格致。所謂始也。終始者。終其事。始也。以本體言。故曰物。以工夫言。故曰事。事即物中之事也。先字伏古之節。后字伏物。格節。只要知本始。而先務之。則本端而未自理。始盡而終自成矣。道即大學之道。曰近者。就用功之初。而望其幾及之詞。或曰。大學只是明德新民。而明新所以止至善者。其功在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本末始終。蓋謂此耳。舉此而後。可以加彼。是為本末。非明德新民兩物。而外相對之。謂起於格致。迄於治平。始非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之。始言此節。只虛虛提原自相因。何可以終始言。此節只虛虛提。

去取玉溪之說最確。玉溪似而非者。皆刪特辨其誤於此。

掇以起下文。兩節及修身為本意。若將此結上文。則意已完矣。下文又說起先后。又結言本末。殊嫌重複。且條目尚未說盡。何遽先結。何遽便許近道。○玉溪盧氏小註。起下文兩節之說。可從。然謂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后。兩句再總結。結兩節。零星割裂。便不成文理。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  
 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  
 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  
 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  
 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新安吳氏曰由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  
 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也  
 東陽許氏曰不以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  
 曰明明德者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  
 民不過使人各明其明德而已  
 雲峯胡氏曰中庸言誠身是兼誠意正心

吳氏程曰祝  
 本作必自慊  
 殊未是蓋自  
 謙乃毋自欺  
 一後效難以  
 居先若不分  
 善惡但曰必  
 無慊而毋自

修身而言謂身之所為者實此但言誠意  
 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  
 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  
 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為意也朱子  
 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  
 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  
 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之功  
 是體統說心發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  
 不加夫誠之之功是從念頭說  
 新安陳氏曰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  
 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文公適孫鑑書其  
 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  
 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與國者為據此本獨  
 作必自慊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乃  
 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  
 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箒今觀  
 誠意章則祝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  
 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之云

欺則小人之誠於中為不善者亦可言誠意矣先儒謂意有善惡一於善其可易邪

古之人即堯舜湯文如各傳引證與語所云是也

欲與先字在朱子之分系

須知只有格物一關過了格物關便知至意誠矣裁明彼即撓此一句有病

如此格物却說向裏面去

固亦有味但必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為真切若曰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似足歇後語語意欠渾成的當不若必自謙對無自欺只以傳語釋經語痛快該備跌撲不破也况語錄有云誠與不誠自謙與自欺只爭毫釐之間自謙則一自欺則二自謙正與自欺相對誠意章只在兩箇自字上用功觀朱子此語則可見矣或曰春秋時霸圖與諸子出學統亂於方術此處特提出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仰企古人穆然唐虞三代之想上三節說大學已盡此獨舉知先大人立箇榜樣使人知工夫下手處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夫若致知則便在格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此子○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

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顧得到○格物致知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裁明彼即曉此○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見得實體○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

是非若講論文宇應節事物各各體驗漸  
 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  
 如此體驗去○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之際要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  
 者之間方分明○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  
 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  
 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明  
 明德於天下以上皆有等級到致知格物  
 處便親切故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  
 致知在格物  
 北溪陳氏曰心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  
 發起一念慮處言格物必如吾身親至那  
 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  
 玉溪盧氏曰人者以心為主自天下而約  
 之以至於身無不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  
 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統於一心曰格曰  
 致曰誠皆正心上工夫曰修曰齊曰治曰  
 平皆自正心中流出

雲峯胡氏曰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若事自  
 事物自物此獨言物物猶事也有一事必  
 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學教人  
 卽事窮理亦惟恐人爲空虛無用之學所  
 以章句釋明德則兼理與事釋至善亦曰  
 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  
 理理外無事卽事窮理明明德第一工夫  
 也致知在格物此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  
 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明明德而明  
 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於格物  
 吳氏程曰知行之序雖有先後而知與行  
 實相終始不容偏廢格致二條固貫徹乎  
 誠正修齊治平六條之間非截然此先彼  
 後而誠意以上不事乎格致也  
 近溪羅氏曰大人者以天下爲一人者也  
 身心卽是天下國家而天下國家卽是身  
 心故自古本誠意章以下總是貫穿本末  
 一物始終一事渾淪聯合無復縫罅天下



齊治平。國家之外。別無身心意識正修之外。別無

虛齋蔡氏曰。不但明一己之明德。而必明

天下之明德。此之謂明明德。於天下如中

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者。不在盡其性。外亦

吾有以盡之也。八條目其實一明明德之

貫通。○雖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然不格

物致知。則所知者。或得於此。而遺於彼。或

得其粗。而遺其精。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

甚者。孝或陷父。慈或敗子。信或為尾生之

信義。或為楊朱之義。所謂理有未窮。知有

所蔽。此所以貴於格物。以致其知也。

次崖林氏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理皆

具於吾心。心之所知。不外乎理。但人氣稟

不齊。知不能無蔽。故學莫先致知。然知豈

想像虛空可得。而致不過。即物之理。而求

之耳。然求物之理。豈求之於外。不過求之

心耳。以心而思索物理。思到通時。則此心

洞然而知在我矣。此所以致知必在格物

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至。少原余氏曰。易言精義入神。其大學之格

該處。

卓菴張氏曰。總是欲明明德者。格物致知

耳。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推言明明德之

節次。見不可一蹴而至。非謂欲如此。裁如

此。而事可中。輟功可偏。就也。觀首尾自相

呼應可見。○宋哲宗朝。呂希哲為說書。日

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

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

國家之外。別無身心意識正修之外。別無

虛齋蔡氏曰。不但明一己之明德。而必明

天下之明德。此之謂明明德。於天下如中

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者。不在盡其性。外亦

吾有以盡之也。八條目其實一明明德之

貫通。○雖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然不格

物致知。則所知者。或得於此。而遺於彼。或

得其粗。而遺其精。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

甚者。孝或陷父。慈或敗子。信或為尾生之

信義。或為楊朱之義。所謂理有未窮。知有

所蔽。此所以貴於格物。以致其知也。

次崖林氏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理皆

具於吾心。心之所知。不外乎理。但人氣稟

不齊。知不能無蔽。故學莫先致知。然知豈

想像虛空可得。而致不過。即物之理。而求

之耳。然求物之理。豈求之於外。不過求之

心耳。以心而思索物理。思到通時。則此心

洞然而知在我矣。此所以致知必在格物

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至。少原余氏曰。易言精義入神。其大學之格

齊治平。國家之外。別無身心意識正修之外。別無

虛齋蔡氏曰。不但明一己之明德。而必明

天下之明德。此之謂明明德。於天下如中

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者。不在盡其性。外亦

吾有以盡之也。八條目其實一明明德之

貫通。○雖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然不格

物致知。則所知者。或得於此。而遺於彼。或

得其粗。而遺其精。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

甚者。孝或陷父。慈或敗子。信或為尾生之

信義。或為楊朱之義。所謂理有未窮。知有

所蔽。此所以貴於格物。以致其知也。

次崖林氏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理皆

具於吾心。心之所知。不外乎理。但人氣稟

不齊。知不能無蔽。故學莫先致知。然知豈

想像虛空可得。而致不過。即物之理。而求

之耳。然求物之理。豈求之於外。不過求之

心耳。以心而思索物理。思到通時。則此心

洞然而知在我矣。此所以致知必在格物

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至。少原余氏曰。易言精義入神。其大學之格

齊治平。國家之外。別無身心意識正修之外。別無

虛齋蔡氏曰。不但明一己之明德。而必明

天下之明德。此之謂明明德。於天下如中

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者。不在盡其性。外亦

吾有以盡之也。八條目其實一明明德之

貫通。○雖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然不格

物致知。則所知者。或得於此。而遺於彼。或

得其粗。而遺其精。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

甚者。孝或陷父。慈或敗子。信或為尾生之

信義。或為楊朱之義。所謂理有未窮。知有

所蔽。此所以貴於格物。以致其知也。

次崖林氏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理皆

具於吾心。心之所知。不外乎理。但人氣稟

不齊。知不能無蔽。故學莫先致知。然知豈

想像虛空可得。而致不過。即物之理。而求

之耳。然求物之理。豈求之於外。不過求之

心耳。以心而思索物理。思到通時。則此心

洞然而知在我矣。此所以致知必在格物

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至。少原余氏曰。易言精義入神。其大學之格

非阿朱子埋  
目不易姚江  
雖駁章句却  
非至論

先舉諸說之  
似而非者然  
後折中以歸  
於至當非冗  
複也

經。而括其意於誠意章內。使人深思自得耳。○誠意致知格物。原是合併俱有。所以大學古本。於聖經後。首揭誠意。然後及盤銘。康誥。邦畿。以見明德。新民。止至善。皆以誠意為首功。而不及格物致知。非闕文也。誠好誠惡。誠也。知好知惡。知也。好惡必麗於事物內。自身心外。至天下國家。物有本末之物。事有終始之事也。實致其知。用力於好惡。以及於天下國家。此誠意致知格物也。八條目中。惟此三件。不能分析。亦不能各立一傳。○格物無傳。此大學最前微處。蓋物不可指名。自誠意後。康誥。邦畿。以及身修正心。至平天下章。無從非物。無往非格。朱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蓋通大學數章而言也。芭山張氏曰。格物之說。紛紛無定解。漢疏格訓來。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

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既能知至。則意念精誠也。此漢疏之最淺陋者也。司馬溫公。則以物為欲。以格為扞為去。慈湖語錄云。格物不可以窮理訓。據經而言。格有去義。謂格去其物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此本象山說。而與晦菴抵牾者也。王陽明謂格不正。以歸正。南城羅氏謂事皆合式。諸說皆欠通徹。皆不可從。至陽明駁。即物窮理之說。自謂致良知為確不可易。此尤見理未親切處。蓋朱子雖就事物上求良知。亦在其內。未嘗舍理而專索之於物。安見其泥物而不求之於知。未嘗析物與理為二。安見其析心與理為二。○林次崖駁陽明格去物欲之說。其略曰。經文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是意誠工夫。又後格物一步也。

既以格物為去私意。則當物格時。私意已無了。又何須再去誠意。再做毋自欺慎獨。許大工夫。得無疊牀重屋邪。若謂格物即是誠意。又不應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分做三節。中間又用箇而後字。果如其說。則下面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與此一類。亦將謂齊家即是治國。自正。詳見存疑。中洲金氏曰。八條目。結束在格物。當主王心齋格物有本末之物。說蓋一章之內。無兩物也。本末之物。即指身心意知家國天下而言。格物。只求通達事理。為誠正修齊治平之地。不是窮高極遠。尋到那盡頭處。須知因物察則。隨處可通。如孔子觀山。雉知時。觀川流。知化。觀欹器。知持滿。觀金人知謹言。得自取之理。於滄浪。悟化民之機。於風草。皆是格物之學。皆有益身心家國。

天下處格字不必訓至。朱子補格致傳。就天下之物說。亦有病。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

齊家以下。雖是新民。却不外明明德。

止之序也

勿軒熊氏曰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  
 意是就心之念慮方萌處說  
 雲峯胡氏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  
 既盡然後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  
 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  
 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  
 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意既實而後正  
 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  
 後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是當  
 會於言意之表也  
 朱子曰致知者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  
 之也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  
 其極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  
 豈可說物未格意便不用誠但知未至時  
 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  
 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致知知至則

道理明白坦然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  
 道善當好惡當惡然臨事不能如此者只  
 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無差○  
 問物格知至曰格物時方是區處理會到  
 得知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  
 舍初間或只見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粗  
 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到  
 方會意識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  
 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  
 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修家便齊國便  
 治而天下可平

雙峯饒氏曰上一節就入目順推功效後

一節就入目順推功效後  
 虛齋蔡氏曰小註上一節以用工言下一  
 節以成功言此自無害於覆說之義而今  
 人痛非之何也嘗有問思無邪毋不敬之  
 別者朱子答云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  
 思無邪是心正意識之事以此觀之用工

成功之說何害。○一說既曰覆說便不是。逆推工夫順推功效。曰聖經本意無工夫。功效之別。然上云致知。下云知至。其字語展轉之間。不能無工夫。功效之別。或曰。物格之與格物。知至之與致知。各有分曉。蓋此章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皆無工夫。不過反復言之。以見其相因之必然者耳。惟適張氏曰。天下平。亦只明明德於天下。意不可專就治效上說。而后字。正見不可不先。上言明明德者。在於格物。此言物既格。則可以明明德於天下。語雖覆說。意實鞭繁。上文。但云順推功效者。非是。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

言修身而格致誠正在其中齊治平皆括於此

**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註云。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新安陳氏曰。單提修身。而上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矣。虛齋蔡氏曰。只云皆以修身爲本。則格致誠正在其中矣。本字何嘗與下文不同。其本亂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者也。見羅李氏曰。齊家非必大夫。治國非必諸侯。平天下非必天子。蓋身所到處。家國天下具足也。人人有家國。天下分量在。○修身爲本之學。不但外不驚於家國。天下亦且內不繫於心意。知物。故論主意。只是教人止於至善。論工夫。都是教人以修身爲本。須見得止修合一處。伯叔張氏曰。天地閒渾然一理。不可名目。

則謂之曰善。人生得此理於心謂之性。則亦曰善。以其至純至粹。則謂之至善。故明明德。止諸此也。新民。止諸此也。蓋萬殊而一本也。然又恐人用心於虛渺。故特舉修身為本一語。使人知用力之地。本在此。止在此也。雖曰修身止至善。其實謂之復性。可也。盡性可也。今即極盡其當然之理。亦不過率其性分之常耳。豈有加焉。

嘉善陳氏曰。雖曰修身為本。要當隨處各。有工夫。但由本及末。不大費力。

泰州王氏曰。本字要說得收進來。不可說做為天下國家之本。此句即是明明德於天下。但明明德說得虛。修身說得實。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人人修其身。格致誠正。亦只完得修身一事。而齊治平皆不外乎此。故修身為本者。言至約而不煩也。

卓菴張氏曰。工夫效驗。已盡前兩節。此又提出言之者。恐人從勢分上分詳略。則體

用未合一。未免缺陷。人雖有尊卑貴賤之殊。其為身一也。內之格致誠正以修其身。則雖無國與天下。而齊治平道理皆具。孟子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是也。古人立言渾合周備如此。

或曰。看此一節。便見三綱領八條目。特訓詰之體。義理原不可分。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明德新民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統括於此。則真綱領也。且朱子以三綱領先入條目。而修身為本。反出自入目中。益信綱領條目之說。非經文本旨。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

節之意

黃氏洵饒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此一句。包盡一章之意。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其言本於此。

饒氏說見舊本今刪

芑山張氏曰。此節總是發明修身為本說。修身却該得齊家道理。非此節上一句教人以修身為要。下句教人以齊家為要也。饒氏修身齊家平對。非是。況周子治天下有本四句。雖似平說。身家然却重身上。饒氏併失周子立言之意。如此按存疑傳會。饒氏亦謂家又為國與天下之本。與聖經牴牾。不必從。

惟適張氏曰。本字緊承修身說。該家國天下在內。厚薄兩句。足上文見本亂末。必不治非身與家對言。看二所字可見。若以所厚指家言。則與本末二字無異。便似架屋疊牀。小註吳季子專從厚薄立論。竟置本

末二字。尤顧賓失主。

右經一章

經一章凡三百五字  
傳十章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

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

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

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

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

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張氏師曾曰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其次第可知  
虛齋蔡氏曰通經之一章大抵都是孔子述古法或全是先民所述者不可謂某處是古法又某處是孔子論述之言

###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康叔名封文王子武王弟武王誥命為衛侯

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

小註錄康誥  
太甲帝典皆  
節文詳見尚  
書

茲東土

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  
西山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  
新安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  
虛齋蔡氏曰克明德明字連上所謂明之者也德自是明德小註吳季子云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此語有病蓋以明之之明為明德之明矣非明德安得為衆人之所同邪人多喜而用之誤也故明字須連克字讀

###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甲商書顧謂常日在之也諟猶此也或

孔安國云諟  
是也廣韻云  
諟正也審也



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太甲太丁子湯之適孫太甲悔過遷善伊尹作太甲三篇

書太甲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

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

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

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

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

祖朱子曰上下文都說明明德這裏却說明命

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

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

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顧諟者只

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

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

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

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

而不可得矣○只是見得道理常在目前

顧諟是心非  
目常目在之  
一句不必泥

象東陽許氏曰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

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

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

在裏面故於應事處少有照管不到便暗

損了此明命虛齋蔡氏曰常目在之此目字當緊帶著

在字讀莫帶常字讀乃是箇活字不然當

曰目常在之矣此言人多不察或曰顧諟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必有事是此等工夫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是盡已之性通貫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

虛齋蔡氏曰或以峻德為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非也蓋明峻德只就帝堯一身言乃至誠無息處光四表格上下是徵則悠遠以後事所謂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者也故帝典於明峻德之下方說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今之言明峻德者只

可說德之明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却是正意若說出外便是新民境界矣○以上歷引三書皆不用過文深淺始終之序只可於言外意會

###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雙峯饒氏曰引三書先後不倫取其辭意不以人代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

東陽許氏曰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自去明之方可

虛齋蔡氏曰今試以帝典置之康誥太甲之前或以太甲置之康誥之前便覺意義有不順矣但此意皆在言外學者不可拘拘於此為第一義也蓋傳者只是次三書之詞而總其意以歸於明明德耳

卓菴張氏曰。傳者引釋經文。不拘世次。正見內聖外王學問同源處。故曰皆自明也。言外見古帝王如。此學者不可自諉意。或曰。三書克明顧諟等俱就日用應感實際處言。非尸居靜攝時如此。

###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  
不忘之下

卓菴張氏曰。自此至乎天下章。或引詩書。或伸己說。上自帝王。下迄氓庶。真覺通天地萬物為一體。合古今聖王為一人。此會子隱事精察。一以貫之處。學問經濟具見於此。學者究觀傳文之義。益知聖經關切人身。貴賤大小皆不可一

日缺者。真氏因其書而作衍義。是又註脚中之註脚矣。○傳文如易之象繫。皆即其義而推廣之。不離本文。而實以暢其所未盡。周孔以後。僅見此書。道統之傳。信不誣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入目。由傳文觀之。此猶經中之綱也。可見道理不宜拘泥看。

###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

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仁山金氏曰頭曰沐身曰浴禮沐用盤盥漱亦以盤則盤木器也浴器亦曰盤古有盤盂之戒孟卿朽亦浴器也銘字从名名者書也古者謂字書為名釋文曰刻金曰銘古人有誠戒勲業者多刻之於金器若鐘鼎之類猶後世之刻於碑碣然則刻字書於金故曰銘古者凡器皆有銘欲因器之常用而得以常警也

邵氏曰日日盥類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巳斯銘也其始刻之盥類之盤歟問盤銘見於何書朱子曰只見於大學緊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

類與神  
切音誨說  
文說面也

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苟日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汚而言日日新又日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

雙峯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機實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

新安陳氏曰德日新之蘊自仲虺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所言萊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原不相離故於平

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新為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已德之

明字以言明民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已德體用之不相離可見矣

虛齋蔡氏曰。舊染之汙。只是物欲。不必又兼言氣質。或曰。苟曰新。對未新而言。日日新。又日新。承已新而言。本只兩項。章句甚明。分三段者非。

###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康誥王曰。嗚呼。小子。封。惻。瘻。乃。身。敬。哉。天。畏。棊。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衆。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朱子曰。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然能使。人。跳。舞。踊。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發。

但舉勞來匡  
此者包輔翼  
教句在內

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

之善心而不能自己耳

新安倪氏曰。易繫辭。鼓之舞之。以盡神。摘。此四字。釋作。字振起。即孟子稱堯勞來匡。

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黃氏洵。饒曰。作新民。精密。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孟子放勳。勞來匡。直作之。之術。新民。止於至善。

虛齋蔡氏曰。按或問及書傳。皆以為作新。乎民。惟章句。以為作其自新之民。蓋亦晚。年改定之說也。○書傳云。作新。斯民。亦與。或問之說。同。蓋皆用舊說。

次崖林氏曰。蒙引云。自新之民。用不得匡。直字。愚謂。自新。亦方有自新之機耳。要之。克已。最難。凡民安得。都無邪曲者乎。匡直。似無妨。

或曰。章句。言振起其自新之民。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又振之也。乃振作。箇自新之民。

或曰。章句。言振起其自新之民。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又振之也。乃振作。箇自新之民。

或曰。章句。言振起其自新之民。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又振之也。乃振作。箇自新之民。

出來使民有以自新耳

###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大雅文王七章首章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朱子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黃氏洵饒曰文王明明德新民之事當於二南攷之

或曰新命亦只言新民之功化所必至耳說者以為新民之驗竊恐命之新無可見只在民之新處驗之插入符瑞讖緯之說者非小註北溪陳氏又以此為新民之極

便似人主以邀天眷為新民此說尤悖理

###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玉溪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不紛擾用則非枯槁

次崖林氏曰蒙引云論湯文之德皆是自新新民而各用其極者固無淺深但據所引之詞則略有淺深蓋是大學傳文之體所謂深淺始終至為精密者云耳若論文王自新之極亦不過湯之日新又新而已

按此說於傳文有發明或曰古人引詩引書虛員活潑如此章總是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儼然有考三王俟百世之意非從商周時勢起見由前而唐虞何嘗無自新新民工夫只一欽哉慎乃

有位。敬修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則自  
新作新命。皆在其中矣。○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隨舉其一而足。不必拘拘從己說  
至民。從民說至命。亦不必說全法。三王必  
全法。三王似三王。各自有缺陷。在

###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景氏星曰。用其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  
也能止。然後能用章句。皆欲二字正貼  
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

###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畿音祈與圻同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  
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  
以比事物各有當止之處。且汎說止字。  
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  
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  
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  
也。  
或曰。翫惟民所止。口氣有道理。當然聽人  
自止之意。重理一邊。下文曰。止於。曰。於。止  
方。重人當知止上。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  
意。至善之理。全體渾淪。無所不該。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

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緝詩作縣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黃鳥聲。丘隅岑蔚之  
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

獨牛居切音  
從下俗从  
并  
三字本  
古註  
切山小而高  
蔚紆弗反

當止之處也。

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雲峯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以得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止與所新安陳氏曰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

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

此章屢引詩以明止至善非因止至善以贊文王不可認客作主

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西山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張氏彭老曰上一箇止字是萬事體統此止也下五箇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朱子曰為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須隨處看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



少般不可止道擊跽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

覺山洪氏曰五止如水之流行隨物灌漑各足非謂有所止也

遠於善而中離矣與佛氏無住之意同而實非或曰當時友邦冢君凡西伯部中八百諸侯皆國人也止於信信字若看做論語上好信之信便與為人君句重複矣國人不

可泛就百姓言吳氏季子曰天下之理散見於萬事者莫不各有所止大學特舉君臣父子與朋友之交以例其餘耳文公曰止是事事各有

箇止處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又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

是所止之處禮與忠是所止之善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之類莫不皆然

觀此則止善之事固不特仁敬孝慈信也芑山張氏曰此節雖說文王全重學者師文王止至善意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

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

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

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

喧詩作喧諠

詩作諼並呼

淵切恂鄭氏

讀作峻

隈烏魁切音

威水曲隈爾

雅厓內為隕

厓外為隕

鑪良據切音

慮摩錯之器

錫他浪切湯

去聲削平之

器

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  
 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鑪錫磨以沙石皆  
 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  
 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  
 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倜武毅  
 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  
 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  
 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  
 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

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  
 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新安陳氏曰此於詩之六義屬興借淇竹  
 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也

雙峯饒氏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  
 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講之又重習之  
 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察是  
 密察精詳此求己有未善也克者勝之治  
 者平之此夫其不善以從善也

朱子曰切而不磋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  
 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倜兮則誠敬存於中  
 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  
 亦未為至善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  
 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  
 玉溪盧氏曰德容表裏之盛一至善耳卒

指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

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為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

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後者。亦只

一理而已。東陽許氏曰。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

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可以磋磨。循序而進。

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琢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切磋以喻學。是就

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

琢磨。是就上行上說。止至善。謂修行者。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至極

處。瑟兮。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兮。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

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

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

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

惟適張氏曰。武公雖聖。安能及文。傳者釋止至善。乃與文王並論。見學問之功。與安止無異。使後世不如文者。既有所恃。而亦無以辭其責也。觀切磋以下。逐字訓釋。可見全是從成德後推原始時用加如此。非專美衛武也。

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翫之

趙氏德曰大學釋文戲音義字讀似有吉凶美惡之殊

朱子曰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

玉溪盧氏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

仁山金氏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廩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

或曰前王節只申上民不能忘意無一時沒世兩層親親賢賢樂樂利利就君子小人相忘大化說自見前王盛德至善處○賢親樂利舉其可見者耳其精神與百世維繫處全在四其字中○章句以上節為明德止至善此節為新民止至善非也按盛德則兼言民不能忘前王則推本親賢樂利明德新民渾為一事不必如章句分析看

###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

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

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朱子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子臯又何曾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

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卓菴張氏曰大畏民志有見其過而內自訟意若但說畏服其心仍是我之善聽非民之無訟也無訟全是心平氣和正己無怨處非抑而不伸也○小註吳季子云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此說不然蓋明德不明莫甚於訟訟獄繁興則新民者之過也使無訟使字有感化意在使民自明其明德非以無訟為本聽訟為末也凡專言畏民與指無訟為本者皆非  
或曰大畏直是使民自畏此却清無訟之源昔人不敢使王彥方知亦此意○畏字內須想見民心聳然一新情景大傳即以

泰州王氏曰。此謂知本。猶言此知本之說也。貼在為民上者。身上說。或曰。宋潛溪云。綱與目之名。無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方正學云。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此章與堯舜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格物致知之傳無疑。按宋方二家之說。章句專泥釋本末。非是。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中洲金氏曰。格致之傳。未嘗亡。此章正是傳者借訟論本。以釋格致之義。聖經明說箇物有本末。無訟則天子庶人。盡在明德中。此正治平要領。既知本之所在。誠正修齊治平。皆括於此。格致之功。孰有加於是。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非知至。必不能大畏民志。使民無訟。只該就兩知字。見出釋格物不宜泥一本字。硬指釋本末。朱子補傳贅甚。或又有以知止有定一條。為釋格致者。此說牽強。不可從。或曰。知本為知之至。此物格而知至也。語不煩而意已盡。况綱領條目。有傳本末二字。不過經文中。字眼何必另傳。本末有傳。則始終先後。亦當有傳矣。何以闕而不更傳邪。朱子不察。補釋格物致知之義。豈不多事。

知本便是知  
至雖叠語移  
下以知至承  
知本實以知  
本釋物格

此謂知之至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謂知之至也

# 右傳之五章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不特補傳為  
贅其文辭亦  
不類各傳

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聞嘗竊  
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  
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  
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  
盡也是以太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  
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

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  
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  
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  
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詳見方正學  
題大學篆書  
正文後

方氏孝孺曰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  
嘗補之董文靖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  
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考  
定失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  
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  
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  
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辯  
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  
之意補第四章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  
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

金華宋潛溪  
傳廉序

至於近代而始定。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當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

或曰。有謂聽訟章是釋格物致知。非釋本末。見得格物道理。不勝言。指此以例其餘。殊未然。蓋格致無傳。非無傳也。以大學入門下手第一件。而無傳可乎。然則何以無格致一條。曰。物即身心意。家國天下之物。傳傳皆釋格致也。此格致之義。所以即在條目中。知曾子不傳之妙。

後學余 垣較正

四書大全辯大學卷一終



